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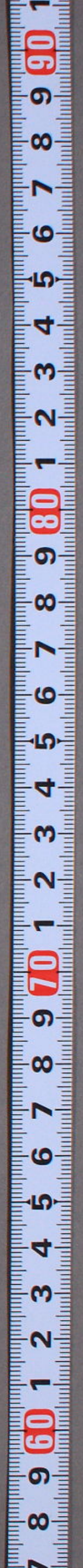


史記

五十五

南	趙	荀	張	衛	李	韓
越	食	食	食	霍	廣	安
東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越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東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越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東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越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東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越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關部文庫  
 117  
 1327  
 14





118  
1327  
14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索隱曰

志觀津縣屬信都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

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

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

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

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

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

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

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案諸宗室之甲及諸竇之族至也又姚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七

一

四百九十三

117 1327 (14)



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燕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  
因敗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  
亦得呼為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  
宗室也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  
漢書曰竇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  
嬰字王孫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  
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  
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  
其侯諸將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  
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  
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

別本藍字無非是

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  
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  
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  
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  
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相提猶相抵也。是自明揚主上之過  
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毒  
作螫也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  
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  
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借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  
徐廣曰沾一作恬張晏曰沾沾言難以為相持重遂不  
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魏其侯傳 二 鄧欽五百二十五



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

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未貴往來侍酒魏其

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

有口學繁孟諸書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繁孟二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

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

矣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甲

史

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勝之也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

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

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

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

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

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

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

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

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

萬曆二年刊



謂自卑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  
師古曰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也。  
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  
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後多不以興太平舉適諸  
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  
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甯太后太后好黃老  
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  
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  
綰請無奏事東宮常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  
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  
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

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  
執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  
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  
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  
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高昭曰侵音侵短小也又云驪惡也生貴  
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也又以為諸  
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  
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言田蚡為帝之腹心親戚  
也非痛折節以禮誑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  
不然而天下不肅或解以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  
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



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計上乃曰君

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

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

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信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

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

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

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偕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旃曲柄上曲也

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

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客稍稍日引而怠傲唯

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

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

潁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

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

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

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

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

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

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



大將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  
 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  
 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  
 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  
 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賴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  
 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  
 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  
 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人為太僕二年  
 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  
 甫索隱曰博音博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

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  
 好面諛貴戚諸有執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  
 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  
 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索隱曰已音  
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  
 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  
 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  
 家居雖富然失執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執  
 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  
繩直之意批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  
引繩以持彈○索隱曰索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



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  
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頹也。  
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灌夫亦  
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  
為聲勢。師古曰相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  
牽引而致于尊重也。  
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  
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灌夫  
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  
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  
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  
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

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  
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蚡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  
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  
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  
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  
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  
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小顏。丞相不起。夫從  
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  
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  
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執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



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怒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之女有太后詔名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會者又與夫

有郤魏其口事已解還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索隱曰案漢書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嚕耳語語聲也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西宮今衆辱程

萬曆三年月  
史記卷之四十七  
黃翰五百五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曰常昭云言不避也漢書作亢何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貴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

魏其武安廷辨

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廷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歸有光曰魏其侯言丞相短不及淮南事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此君子所以徃徃困于小人也。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



別本不字無

如一作知

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  
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而俯畫地知分野所在也念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辟普幸天下有變  
係反倪五係反辟蒼云睥睨謂邪視也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而  
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  
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  
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  
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正義曰鋪被反

披分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  
析也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  
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駒張晏曰倦頭於車轍下隨母而已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蹶小之貌也吾并斬若  
屬矣即罷起入土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策索隱曰  
云藉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  
言藉藉也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案上謝  
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母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魏其世家第五十二



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老翁言。嬰無官位，故曰秃。蘇林曰：髮落曰秃。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何不自喜，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皆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齬，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齧也。士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止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讒。

曰：當也。師古曰：簿，責也。以文簿一責之也。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屬官主。詔獄也。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卒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正義曰：漢書云：丞相蚡薨，按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即恚病。非音肥也。反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

漢書卷五十三 魏其世家 三



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索隱曰著日月者見論棄  
市涓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  
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  
二月末魏其棄市至三月乙亥蚡死三人死同在一年  
漢以十月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  
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徐廣  
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襜褕淮南王安謀反  
占及禴皆論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  
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  
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  
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  
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

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  
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  
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  
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  
矣。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終 史記一百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正義曰括地志

睢別作雒

云城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城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後徙睢陽嘗受

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

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并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

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

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

千石出入游戲借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

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

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四十七

一

劉見四百七十



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駟案侘音丑也亞反誇也○索隱曰漢書作媯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

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索隱曰蒙縣名屬梁國獄吏田甲辱安國楊慎曰田甲之甲猶其甲亡其名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謂不足與繩治之音持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之第...  
列見四百五十二



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豫陽。

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

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

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

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

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

曰。悅。漢書作林。說文云。林。誘也。

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

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

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

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

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

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



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  
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  
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  
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  
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  
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  
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  
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  
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  
不屬為人索隱曰案晉灼云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

虜以全制其敝且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之縞尤薄  
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  
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  
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索隱曰聶姓也翁者士豪之稱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  
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  
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  
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  
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  
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

萬曆三年刊 巳巳常史附傳 頁四十三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  
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太僕公孫  
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  
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  
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  
代主擊其輜重師占曰輜衣車也重載重物車也。正義曰釋名云輜則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  
鹵徒見畜牧于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  
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  
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

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  
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  
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  
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  
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  
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裊取辱  
耳徐廣曰裊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  
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  
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  
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

于別作千



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楊慎曰：觀史贊安國長者，則索隱無忠厚之解非矣。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滅固，郵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郵音質，他徒河反，謂二人姓名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他餘所舉亦名士也。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天子

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寒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龍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之百一十八  
宋桂四百十八



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矣。壺遂官

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

行脩。斯鞫躬君子也。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終

史記一百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楊慎曰。此傳綜敘事實。以著其才畧。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蔡等之得志。以致其時世不平之意。須溪云。文帝嘆惜。知廣至矣。然非人君之言。萬戶侯固在哉。知人不用。用不極。與不知同。唐順之曰。此傳當看吐。應穿挿是首尾文字。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

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小

顏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

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

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索隱曰。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秩八百石。嘗

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



史記李將軍及傳第九

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

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云謂主騎郎也吳

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

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

受梁甲故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

昆邪昆音兪○索隱曰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

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楊慎曰昆邪為國

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歸有光曰徙為上郡太守當是

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

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秦隱曰案董芭與服

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

雕者也索隱曰案服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思色廣

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按從百騎馳三人不見廣勇所

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

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

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

萬曆三年刊

黃豆

黃豆



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楊慎曰：精神正。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白馬。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按此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

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蘇林云：形如鑄以銅作之，無錄銷印鈐也。埤蒼云：鑊，溫器有柄，似銚。莫府省約文書籍事。解見李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主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

萬曆三年刊 巳巳各宜刊 每百九



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按載不識言見軍法之正又載虜畏士卒樂程不識以明廣之能必如此然後義備而筆端鼓舞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今日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伴死脫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

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呵止廣廣驕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漢書有死字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

萬曆三年刊 巳巳年刊 專四九 四 鄂奇四百八六



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按廣不能平一尉之  
非獨殺降也亦其茂中少度耳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

不勝專以射為戲竟死。素隱曰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唐順之曰廣生事總叙於此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法得首若干封侯。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音律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



滿

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蒲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漢書作自如。無賞。初，廣之從

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嘗嘗



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王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王爵也。出食其為右將軍。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

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苛。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按此廣亦軍二道，或漢書作惑，失不能無失。道後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砂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



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

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

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

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

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

軍士大夫一軍皆哭。楊慎曰：廣軍士大夫哭一軍皆哭，傳至此每句每字勃勃欲吐。

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淚。而右將軍獨下吏

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

嫣戲。索隱曰：嫣或音偃，又音許乾反。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

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

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

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索隱曰：案墾地，神道之地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

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願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葬其中。當下吏治

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

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

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

曰：小顏云：令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

從上雍。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

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



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  
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  
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  
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  
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  
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  
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索隱曰索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

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  
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八兵矢既盡士死者過  
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  
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噉食乏而救兵不到虜  
急擊招降陵陵口無面日報陛下遂降匈奴楊慎曰太史公以陵亦得體漢書詳密可愛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  
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系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  
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欲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  
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耻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而忠信也。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終

史記一百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舊本如此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

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祭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妹或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音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秦曰匈奴漢曰匈奴杜預云山戎見戎無獯狁章帝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索隱曰韋昭曰背肉似橐駝故云橐駝音託驢羸索隱曰按古今注決駝馱徐廣曰北狄駝馱音能驢羸云驢特馬牝生羸馱馱隱曰廣云決蹄也發

蘭曆三年刊



索記劉其母腹而生列駒駘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

女傳云生七日趨其母駒駘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駒駘

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曰驪駒徐廣曰音

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駒駘也驪駒與巨鹿之

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一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

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

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

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

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劍韋昭曰劍形似矛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

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施

其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

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立義曰周本紀云不窋變于

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

世孫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隱

曰按謂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

作周國也大融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

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世是為

居于鄴鄴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

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

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

甫刑之辟穆

甫刑之辟穆

甫刑之辟穆

甫刑之辟穆



王之後二百有餘年歸有光曰漢書增懿周幽王用寵

姬褒奴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

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曰括地志云焦

中在雍州涇陽縣北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

是周平王去酆都而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

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

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

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徙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

燕告急于齊齊桓公比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

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索隱曰蘇

林汜音汎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

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

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

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

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口索隱曰春秋左

為九姓之戎居陸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盜

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

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

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乃與師伐遂

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為

厲曆二年刊史記周本紀第五

長金六百六



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圍洛之間徐廣曰圍音

在上郡焉謂間。索隱曰三蒼圖作圍地。號曰赤翟白

翟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晉師敗翟于箕郟缺獲白

翟翟子杜氏以爲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正

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義

文言圍洛之間。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

隴以西有緄諸正義曰括地志諸城秦州秦緄戎正

曰緄音昆字當作混。翟獯之戎徐廣曰在天水獯首丸

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古岐梁山涇漆之比。有義渠

大荔索隱曰常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

臨晉故地理志云烏氏正義曰氏音文括地志云烏胸

臨晉故大荔國也。烏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

行之戎徐廣曰在北地胸項于反。正義曰括地志云

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曰服

鳥先之先後爲鮮甲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

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

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

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索貉即其後既與韓魏

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

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

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

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



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  
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  
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  
代並陰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正義曰地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上俗名為高闕而置雲中鴈門  
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賢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  
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  
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常昭曰地名在上谷至襄平索隱曰常昭云  
今遼東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楊慎  
此則長城不始於秦皇矣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

索隱曰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  
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  
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  
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比假北方田  
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  
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  
盛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匈奴單于索隱曰案單  
其國稱之曰獠黎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獠黎謂子為  
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故曰獠黎孤塗單于  
曰頭曼音昭曰頭曼不勝秦比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  
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  
漢曆二年刊



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  
冒頓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匈奴皇后號也音烟支生少  
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  
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  
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  
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常昭曰習勒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鏑箭也習勒  
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  
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  
馬左右或不收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  
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

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  
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  
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  
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  
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父自  
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  
群臣皆曰千里馬何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  
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劉辰翁曰精神在兩千里馬居頃  
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  
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

萬曆三年刊 史記匈奴列傳 七 黃里四百七



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蕭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

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涼州。自泉縣西屬安定郡。膚施今延州。膚施縣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離。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廣徐曰屠一。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



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

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

今鮮卑姓呼延者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此三姓其貴也蘭姓今亦有之

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

當以徃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

西接月氏氏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地

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窟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

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

苗姜姓之別舜徙于三危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

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捕

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對

徐廣曰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

一作將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

龍城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祭其先

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

正義曰顏師古云蹕者遠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

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

其遺課校人畜計其法按刃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

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刀刻其面正義曰顏師古

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



已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冢曰

退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舉事

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

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

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

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

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

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南昆新犁之國正義曰已

比匈奴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

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

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奪

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

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追擊冒頓冒

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

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

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

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索隱曰駝音武江反

北方盡烏騮馬索隱曰說文云騮黑色南方盡騂馬索隱曰詩傳

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

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

萬曆三年刊

四百五



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

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

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

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

高后書曰。孤憤之。若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

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

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

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復與匈奴和親。

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

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

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曰。延

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

萬曆三年刊。之已可及。刊。五

五

五

五



王友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  
 事稱書意合歡師古曰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  
 解詞也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  
 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  
 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  
 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鳥孫  
 云樓湟呼揭音桀。正義曰二國皆在瓜  
 州西北鳥孫戰國時居瓜州及其旁二十六國皆  
 以為匈奴計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

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  
 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  
 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雩音火胡反。索隱曰  
 係音計雩漢書作序獻橐駝  
 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馬正義曰顏師古云駕  
 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即不  
 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  
 中來至薪望之地索隱曰服虔云漢  
 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  
 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  
 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  
 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  
 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

萬曆三年刊

十一

漢書



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襦。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治反。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疏。比。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

顏云。辨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節也。蒼頡篇云。靡者為比。麤者為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無一字。索隱曰。漢書作

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胥。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絲。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帝。綠繒各四十匹。索隱曰。說文云。綿。厚繒也。

遺單于。後頃之。肩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孝。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

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



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湏乳汁也音都奉反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

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關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



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  
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卒乃易姓，皆從此  
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  
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  
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音謀  
也。而佔佔昌占反，冠固何當？索隱曰：小頰云：言漢人且  
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  
雖自謂着冠，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  
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  
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惡音善  
靡也。音若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

舍別作召

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徐廣曰：在安定。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正義曰：在岐州，西四十里。  
即匈奴所燒者也。候騎至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候，音正。  
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  
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  
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索隱曰：案：窳侯魏  
邀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  
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音赫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  
徐廣曰：內史索布亦爲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九

十四

裴龍五百一十



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畧人民畜產甚多  
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  
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  
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  
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郎中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郎中  
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  
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深惡  
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師古曰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楊慎曰深惡猶薄惡。倍義  
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

一本作鄰國之敵

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卷馬世世昌樂闕然  
更始徐廣曰闕音榆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  
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  
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  
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  
詔吏遺單于秣纈金帛絲絮侏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  
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  
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  
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徃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  
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



史記卷之五十五

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跂音岐又音企言

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

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

無言章尼等師古曰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者章尼等皆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

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

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

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

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

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

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

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

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谷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匈

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匈奴注

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五十五



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  
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  
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曰  
豈名也老奸蘭奸音于干蘭犯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  
故稱翁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  
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  
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武帝擊胡一按傳內每  
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使耗矣然猶  
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泥野李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  
事窮蹙而未得十分逞志也篇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  
中大意如此其微指實萬誠云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

門尉史行微

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尉史各二人也

見寇保此

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

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

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

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

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

恢

傳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索隱曰蘇林云

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

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

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擊胡將軍衛



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下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

音斗一作音呼

於河南擊胡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曲近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

萬曆二年刊 史記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第六



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擊朔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擊胡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蘇武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

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

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獨遇單

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

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之南界。磧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索隱曰。微其疲極。而取之。

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

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肅奴。失祁連焉支。二山在甘肅州剛州縣東南。西河故事云。匈奴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德惜乃如此。

千餘里。擊匈奴。擊胡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

萬曆三年刊。巳巳。又刊。專五。易茲五百世三。



屠王祭天金人。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擊胡過居延。索隱曰韋昭曰張掖縣。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一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

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符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正義曰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徙馬凡十四萬匹。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

一本糧下有食字

萬曆三年刊 史記匈奴列傳五 二 易茲四百七十三



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擊胡九窮追有功然耗損亦過當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

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

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淳如

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是後匈奴遠遁

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索

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

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

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

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

萬曆三年刊史記匈奴列傳五十一



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擊胡十不見虜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

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



西置一本作西至

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羗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冒頓單于滅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僑水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比為王庭也國又比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

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人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而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

別作入見漢

萬曆二年刊

史記匈奴列傳五

三

吳廷四百四十六



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  
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  
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  
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  
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  
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  
死于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  
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  
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  
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

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  
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  
伐大宛而令因杆正義曰音干將軍數纂受降城其冬匈奴  
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  
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  
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纂受降城猶  
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泥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  
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泥野侯在武威縣北  
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  
方兵擊泥野泥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

教上別有得字



西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

聞，捕生得浞野侯。擊胡十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

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

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

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

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

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音鈞，又音呼。犁湖為

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

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

郭列亭。正義曰：顧胤云：郭山，中城，亭候望所居也。至廬胸。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而

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

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漢居延縣故城在甘肅張掖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漢

避虜郭，強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避虜郭即此也。其秋，匈奴大人定襄

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

城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

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

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

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

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

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



一本不下有得字

后時單于書絕恃逆昔齊襄公後百世之讎春秋大之  
公羊傳曰九世讎可以後讐乎雖百世可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  
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  
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  
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  
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  
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  
山擊胡山十二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  
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救出西河與  
盤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涿音邪母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

騎一作兵

一作步兵

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  
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擊胡  
十三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  
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  
疆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  
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救將萬騎步兵三萬人  
出鴈門四降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  
一作斜索隱曰山海經云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  
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  
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  
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徐廣曰  
案史記

萬曆三年刊

史記見五百二



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得來還千人一

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敷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

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

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

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

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

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按太史公引此二句意

最深遠微者言寓其事而不章顯也故武帝黷武所以

不斥言然觀其遠師屢將而又不罷終服匈奴則不言

見矣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按罔褒言

不敢貶斥故為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索隱

忌諱而微也

曰微音工堯反言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

求一時權寵也按偏指言武帝方銳意匈奴而言者務進謂以將率席

便之曾不參彼已之勢也兵法曰知彼知己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

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

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匈奴列傳第五十終

史記一百十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一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

家與侯妾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僅衛媼通案既云家僅

故知非老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按此云侯妾

衛媼則似無夫下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

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

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侯時尚武帝姊

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

疇漢書作壽並文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

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

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皆冒衛氏青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一本作侯家妾



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

服虔曰先母適

妻也。索隱曰漢書作氏母

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

甘泉居室

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

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

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

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

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

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

無子姁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姁之

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

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

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纂

取之以故得不死

索隱曰纂猶劫也奪也

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

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

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

徐廣曰陳平曾孫

上召貴掌公孫敖

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

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

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

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

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

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

索隱曰即衛太子

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

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



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虜二千三

討別作封非是

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亡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

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按行也。或曰。尋也。索隱曰。案水經。榆林塞為榆谿。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

是榆谿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案。斬輕銳之卒。捕服。漢書作伏。

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

醜。衆也。言執其生口。問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

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

者太守名。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

也。姓共。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



一本作飲酒醉

史李沮文穎曰音祖為疆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蓋也。小顏云裨衆。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

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為宜。口浪反。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繡祿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索隱曰衛祕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索隱曰衛祕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

云傳音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



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謂軍都尉韓說從大  
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庚○索隱曰博音搏  
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博音搏以千三百  
封說為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徐廣曰窳宜作奔音匹孝友○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窳  
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  
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  
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鞞侯以千三百戶  
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  
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

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  
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  
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  
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  
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百虜萬餘人右將軍  
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卑于兵與戰一日餘  
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  
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  
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張晏曰建當  
也閔長史安如淳曰律都軍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建當  
名也長史安官長史一人議郎周霸等儒生建當

萬曆二年刊  
史記新編卷之五十一  
五  
四百七十五  
劉介



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處，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奉高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在常時所在曰奉高宮。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

霍去病

徐廣曰：姊即少兒也。按漢書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此畧。

年十八

為天子侍中

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

為剽姚校尉

索隱曰：服虔音飄，搯大願案荀悅漢紀作票鷗，票鷗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鷗音

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

過當

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

於是天子曰：剽

姚校尉去病

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

于大父行籍若侯產

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

生捕季父羅姑比

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

再冠軍，以

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

按此傳多以止谷太守郝

賢四從大將軍

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



為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審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審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

驃將軍

徐廣曰驃一亦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將軍位存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叙去病

事

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斡漢書音義曰討遼音庚山名也

漢

索隱曰遼音速漢音十崔若云匈奴涉狐奴水名也

歷五王國

輜重人眾懾懾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懾

失氣也

劉氏云懾懾式涉及懾之涉及

支山千有餘里

合短兵殺折蘭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

名也

殺者殺之而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

渾邪王子

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

人益封去病二千戶

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劉士



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在北平異道  
 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  
 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  
 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  
 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  
 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  
 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索隱曰幸  
 祁連山昭云音文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攻祁連山得酋涂  
 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漢書云楊武以衆降者二  
 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

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  
 率音律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減什七下小顏云破匈奴  
 類此案一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  
 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  
 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  
 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  
 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以千五百戶  
 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校尉句王高不識  
 徐廣曰句音鈞匈奴奴以為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  
 號○索隱曰匈奴人也索隱  
 曰案三字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  
 共為王號

萬曆三年刊

史記律曆卷之五十一

七

列七 五百四十三



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宜冠從驃之類也。校尉僕多有

功封為輝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疑多是誤輝音暉。合騎侯敖坐行留

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

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

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

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楊慎曰留落義

本如此今作流落非。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

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

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

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

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

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

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

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

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

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

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

為潔陰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麾侯

鷹庇為輝渠侯。徐廣曰一云篇管。索隱曰漢書鷹作雍庇音必二反案前以輝渠封僕明又

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禽黎為河綦侯。索隱曰

以正義曰輝渠秦作順渠禽黎為河綦侯。索隱曰

麾一作摩

黃曆三年刊 史記新編卷之五十五 黃曆五年十五



烏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漢書云調離。為常樂侯。於是天

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

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

有餘人。誅獍驛。晉灼曰獍音欺。譙反。索隱曰說文獍作獍。行疾貌。獲首虜八千

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

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按仍與。漢書作仍與師。古曰言。

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

雲中並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

漢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

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

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曰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

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

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

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正義曰言轉運之士

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

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

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

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

人上別有軍字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九十五

九

即音四百八十三



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中有蓋，謂之武剛。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

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楊慎曰：自日且入至二百餘里，寫得如畫。唐詩：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又：月黑鴈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皆用此事。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第十一  
上  
一百一十一



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軍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十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上。徐廣曰。粥一作允。駟案應劭曰。所降土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而破獲。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以誅比車者。王號也。晉灼曰。案漢書名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離侯。濟弓閭。晉灼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曰。王號。將軍相。

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行。登臨翰

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

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連。卓遠也。

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

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索隱曰。橐。余音桃。徒。斬首

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

都尉邗山。徐廣曰。一作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

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

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漢書專作刺。並音專。軒音九。言反。以千三百戶封

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



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趙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

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

為爵大庶長索隱曰案徐自為也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

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

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

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

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

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

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實重少言膽氣在中有氣

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

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

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楚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

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

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

三年元符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

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

萬曆二年刊已巳前宣川序三十一



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今為冢象之以旌  
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  
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子嬪代侯音市戰反嬪少字子  
景闕上服遠曰桓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  
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  
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  
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  
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  
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  
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羗西南夷以故久

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  
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

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

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

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

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言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

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

萬曆三年刑也巳行溫志四百四十七



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  
 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  
 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  
 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  
 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  
 與陽石公主奸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索隱曰小願首質索此地縣名也事景帝至武帝立  
 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  
 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

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三歲為驃  
 騎將軍按驃騎武帝立名以寵去病本傳前云賀出代  
 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  
 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  
 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  
 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  
 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  
 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  
 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  
疆弩將軍。後一歲復為疆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  
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  
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

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  
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

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  
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  
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  
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

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胡人也。解見景紀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  
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

家本作家  
張騫同

萬曆三年刊  
吳縣三頁十三



參孫也。

將軍韓說，字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額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攝燕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師古曰：以善御得見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

出以剿姚校尉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龍石關州之西河，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破匈奴右

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

一百八。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邠州以右北平

太守從驃騎將軍，有以為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

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

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



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  
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  
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為浚稽將軍將二  
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  
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  
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  
白衛氏典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  
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貴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  
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  
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  
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繇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  
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揚慎  
蘇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為將如此著其善保功名也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終 史記一百十一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平津侯王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

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

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

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

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迺病免歸

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

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

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



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  
 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  
 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  
 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按人主病不廣大此人臣病  
 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  
 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  
 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  
 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文法如二歲中徐廣曰一  
 衣服之有領緣以為飾也  
 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  
 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諡所言皆聽以

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  
 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  
 議今皆倍之不忠按弘亦非專從諛者其毀西南夷阻  
 持位畏忤上旨故不能不倍約耳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  
 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  
 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  
 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蔽中  
 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  
 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  
 不能得一也以為不  
 可不敢耳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  
 逆上耳



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按黯廷詰弘心深病黯而曰九卿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此音鼻近也小顏音比方之魏其爭即此智。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

封平津侯

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

卻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

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

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穀而已

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

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

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

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

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



疾別作病

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

特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

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

已。索隱曰：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

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

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

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索子度嗣為平

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遺鉅野令

史成詣公車論為城旦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

論為城旦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



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  
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廼北游燕趙中山皆莫  
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以為諸侯莫足游  
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  
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  
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  
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  
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救愚計願  
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  
還師振旅之樂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宋均曰春秋少

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土庶法之教而後成  
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  
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  
人君一兔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  
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  
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  
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  
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



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  
徐廣曰鹹鹵 瓚曰其地多不生五穀 然後發天下丁男  
一作斥鹵 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  
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  
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徐廣曰陲在東萊音緹 琅邪負海之  
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  
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  
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  
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  
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

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  
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  
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  
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  
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  
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  
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  
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  
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

及一本作自



徐樂上書  
長短錯雜  
文勢不整齊

境之民靡敢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

交未利已若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

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

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

音岳嚴本姓莊莊者明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

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

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

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

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

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

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

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

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

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

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窳處之士或首

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五十四  
七  
漢四百三十五



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

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

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

按先懼其拂音故言名何

必湯武治不必成康後即轉甚有力亦是婉辭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

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

嚴安上書  
整齊亦好



一本作主

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蟣。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

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快。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屠睢人。姓名睢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鄧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六十七

九

付批 四百七十六



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  
間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  
長地進。張晏曰：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  
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羗，襲略濊州。如  
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  
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楊慎曰：嚴安此論極盡事情，宋  
論本出韓非，韓非備內篇曰：苦民以富  
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今中國無狗吠  
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  
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

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義  
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漢書作矯箭，正曲使直也。累茲轉輸運糧，  
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  
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蘇林曰：言  
其土地形勢足  
以束制其民也。旁脇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  
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  
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  
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  
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  
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他史記  
本皆不見嚴安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九十四  
傳記四百七十四



此旁所纂者皆取漢書耳。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  
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  
一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  
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  
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  
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  
嗣代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  
下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按此本賈生之議。彼人人  
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  
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

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  
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  
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  
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  
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既日  
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  
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偃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偃  
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  
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  
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



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

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沒孔車。徐廣曰。孔車。沒人也。沛有沒縣。索隱曰。沒。戶交反。車尺奢反。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以一作而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高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實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

萬曆三年刊 史記卷之八十三 溫志 三百三十三



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按此後舊本續班固贊此原具漢書非褚氏所錄今削去

平津侯王父列傳第五十二終 史記一百一十二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唐順之曰此與匈奴大宛西南夷四傳貫穿百餘年興亡如世家例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索隱曰十三州記云大郡曰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張晏曰揚州之

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曰鬱林以謫徙民

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歲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正義曰龍川縣也即今之循州

也。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曰囂時未言郡尉也召龍川

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

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

萬曆 年刊 史記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卷一百一十三



被一作披不可從

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  
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行南海  
尉事黨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湟谿今本有湟湟及匪盜兵且不同亦維下含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至急絕道乘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

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竇融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竇姓周隆一縣名音林間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索隱曰魏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瑤田仰潮水

萬曆三年刊史已百遺列傳五十三 卷四十八



上下人食其田名爲侯諸縣印名爲駱將後蜀王子  
將兵討蠻侯自稱爲安西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  
攻破安陽王令二使與主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  
交趾九真二郡即解屬也  
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  
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  
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  
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  
廼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  
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  
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  
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

人一作八不可從

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  
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和寡反老臣妄竊帝號聊以  
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  
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  
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  
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  
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  
卒佗孫胡爲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  
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



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悅作休。韋昭云：誘林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

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索隱曰：穆音紀，亂反。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少季名。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

萬曆二年刊  
易安四百六十一



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群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和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索隱曰：案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

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

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韋昭以介為特介者，間也。以言間特漢使之權，意亦得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

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

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

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

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韋

曰：鏃也。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索隱曰：案謂分

撞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

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

萬曆三年刊 史已句成可專五三 五 溫志 四百七十四



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邾壯士，正義曰：今汝州邾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柑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

賈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案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邾。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案隱曰：案龍亢屬譙國。漢書作龍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



柯別本作柯

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

作大船船上施樓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

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湟，駟案地理志云桂陽有匯水通四會

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

二人。張晏曰故越人為降為侯為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

於水中負人船又有政龍之害故置戈於出零陵，或下

離水。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

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咸

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陔，破石

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陔在始興西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

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

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

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

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

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

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

波營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索隱曰鄒氏云犁一作比犁即此義又解犁黑也天

未明而尚黑也漢書作遲明遲音推遲待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

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

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



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都稽徐廣曰表得嘉封為臨蔡侯

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索隱曰

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桀定者令之名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

林部監姓諭甌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甌駱皆得為侯

居名翁也道侯越將軍取為春侯居翁為湘城侯戈船下厲將

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

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

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

而國亡焉

兵別本無可從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

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

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

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

之轉譬若糾墨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終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終

史記一百一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閩越王無諸

韋昭曰閩音武中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

及越東海王搖者

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駟

騶一作駟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曰今建安侯官是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

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

音義曰上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

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

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

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

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

萬曆二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一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出寧山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

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眾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眾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



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殞言耘音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正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眾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

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索隱曰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駒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索隱曰案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湖水入湖名曰白沙沉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威故閩越之京道徐廣曰城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山州侯齒徐廣曰城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

萬曆三年刊  
三  
三百十四



終評林作絡

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正義曰：越州有若邪山、若邪溪。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狗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漢書錢唐、轅、終古、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終古、嘉興縣南。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徐廣曰：亦東越臣。與其

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自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疆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按即善謀也。以其眾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索隱曰：韋昭云：在九江。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韋昭曰：開陵屬臨淮。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李奇曰：多軍名也。韋昭曰：多姓軍名。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舊唐書三年刊

史記東越列傳五十四

四

晏志三百卅七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  
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  
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  
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終 史記一百一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  
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案隱曰案朝音朝  
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  
水故名也。汕一音訓。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案隱曰案漢書自始全燕時。嘗

略屬真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  
案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

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

漢興。為其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漢書音

音傍。沛反。正義曰地理志云沮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屬燕。燕王盧縮反。

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

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郡。案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郡。稍役屬真



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濱

縣也。索隱曰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濱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險城在樂浪郡沮水之東也。會孝

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

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

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

屯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為郡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麗百

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

雍闕不通師古曰雍讀曰壅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

曰誘漢書作譙讓也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

送何者朝鮮裨王長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即

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

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朝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

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

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

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

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

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

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

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按謂未能破之而前



進也。故後云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沮水上軍乃前。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之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

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讓，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義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



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  
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  
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  
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  
參將軍王啖。應劭曰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音編  
師古曰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  
三將軍王啖四應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  
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  
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  
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  
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降相路人

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

樂浪玄菟也封參為濼清侯。章昭曰屬齊。索隱曰顧氏濼音獲陰為菽苴侯。

章昭曰屬渤海。索隱曰菽音秋啖為平州侯。章昭曰屬梁父長為幾侯。章昭曰屬

河東。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章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

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

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

船將狹。徐廣曰言其及難離咎。悔失番禺。按樓船前力

降者入伏波營故此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



軍俱屬將軍莫侯夫。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終 史記一百一十五



